

河南 文史资料

1992

2

(总第 42 辑)

★治淮漫忆

★张钫与青年

★法西斯组织内幕片断回忆

★奇袭驻汴日军亲历记

★樊粹庭自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者的话

伴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河南文史资料》迎来了她的第十三个春秋。过去的岁月里,在众多热心读者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刊物以刊载“亲历、亲见、亲闻”史料的特点立于中州史学之林。当你看到本辑《河南文史资料》时,你会发现,她在编排形式上有了一些变化。

从本辑开始,我们将面世的史料分类设置了一些栏目。本辑推出的《山河新貌》一栏,刊载了建国后治理淮河和民权沙荒的史料。从事豫剧改革卓有成就的樊粹庭的自传,和记述经历坎坷的豫剧演员关灵凤事迹的文章,编在了《艺苑春秋》栏,你会从中看到从事戏剧事业的艰辛。在《政海波澜》栏,发表了卞西九的《法西斯组织内幕片断回忆》,它将使你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中国法西斯组织的内部情况。开封师范在近代河南教育史上曾有闪光的业绩,本辑《校园忆往》栏有两篇当年开封师范学生的回忆文章;而此栏中《廉方教学法实验始末》,则让人们了解到一种近似于比利时人德可乐利在布鲁塞尔学校实行的教学制度在开封实验的过程。中原大地,人杰地灵,本辑《中原人物》一栏,登载了记述张钫、杨丙辰、葛季武等人事迹的史料,再现了他们当年的风采。

尽管我们做出了努力,想把这本刊物办得更好,但结果如何,你尽可评头论足,更希望你把宝贵的意见寄给我们。



249668

山河	治淮漫忆	杨廷宝	4
新貌	民权治沙记	李好仁 王梦石	21

朝鲜人金秉万在开封	陈浴春	29
-----------	-----	----

中原人物	张钊与青年	孟志昊	32
	德文教授杨丙辰	张中行	41
	忆杨丙辰博士	邢汉三	45
	难忘同侪葛季武	阎东超	48
	内乡县民团创始人朱滨陶生先生	齐惠吾	60
	宛西自治中的赵秩岑	仵仲坚	62
政海波澜	汝阳道尹于廷鉴	于敏梓	67
	我与王伯阳等人的交往	蔡芷生	72
	法西斯组织内幕片断回忆	卞西九	83
	我在郑州绥署政治大队的经历	张熙清	100

卫辉华新棉纺织厂创建经过	李磊生	104
--------------	-----	-----

卫辉华新纱厂的变迁	王天奇	111
-----------	-----	-----

抗日烽火	爱国将领王金铎和暂编二十七师	杨鸿儒	120
	缅怀父亲王金铎	王书林	125
	奇袭驻汴日军亲历记	李勋甫	130

河南高等检察厅检察长魏纆卿	魏树人	142
---------------	-----	-----

艺苑春秋	樊粹庭自传		156
	回忆父亲樊粹庭	樊琦	165
	她眼前有一片光明世界		
	——记豫剧演员关灵凤	陈之华	169
校园忆往	漫话开封师范	尹重生	183
	开封师范回忆片断	周声远	191
	在鲁苏豫皖边区学院附中	秦可均	195
	麻方教学法实验始末	李秉德	201

质疑·订正·补充	215
----------	-----

补白	洛阳山陕会馆(31) 洛阳汪精卫铁像(99) 傅作义被困涿州城(103) 吉鸿昌赠友联语(119) 冯玉祥雨天讲演(129) 南阳象棋名手陈俊华(155)
----	---

主编 袁 蓬	副主编 魏一明 马建干
--------	-------------

治淮漫忆

杨廷贵

1951年3月7日晚上，刚从浙川中学调回南阳专署教育科的我正在办公室睡觉，有同志告诉我：地委通知，明天抽你们几个人去参加治淮。我在被窝里笑着说：淮河在哪里呢？怎么通知我们去？心里还没当成回事，又睡了。谁知第二天一清早，刚吃罢早饭，就有同志来正式通知我到泌阳去参加治淮。于是，我就与郑向光（后任河南省农业厅副厅长，已离休）、杨振华（后任河南省图书馆副馆长，已离休），还有邢克东（已故）夫妇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坐辆马车直奔泌阳县的板桥村。想不到从那天起，我竟伴随着山山水水度过近三十个春秋：从白河之滨到卫河之畔；从淮河源头的涓涓细流，走遍了它的许多支流直到安徽的梅山；出西峡经朱阳关，穿过八百里伏牛山，越龙门，过黄河，登上了太行之巅。那时，建国伊始，在水电方面，河南省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只有豫西南内乡县西峡口莲花寺岗上一座仅几十千瓦的小水电站（别廷芳统治内乡时修

建的)。如今，大中小型水电站已有 1140 座，装机 24.66 万千瓦；当时水库没一座，如今已有大型水库 15 座、中型水库 94 座、小型水库 2317 座，蓄水量达 159 亿立方；当时河南省只有些土砖井，如今已有机井 72 万眼；那时自流灌溉只是在豫北、豫西、豫南的山丘地区有几处历史上遗留下的古老灌区，如今已有大中型灌区 242 处，灌溉面积已从建国初期的 566 万亩发展到 5500 万亩。当时和我一起参加水利建设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千百万的工人、士兵、民工，也从风华正茂变为两鬓白霜，有的已经辞世，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映现，使我难以忘怀。

板 桥 工 地

板桥村，西距泌阳县城、东距驻马店均约百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仅有两个干店，赶集还要到沙河店镇，板桥水库即以此村而得名。1951 年 3 月 8 日晨我们从南阳出发，途经唐河、泌阳、牛蹄街（属淹没区），晚到板桥村。头几晚上就住在民房里，地上铺的干草，男男女女，大人孩子，都睡在一个屋里，过了几天才分配到各职能单位。我和杨振华被分到指挥所政工科，我具体负责筹办工地报纸。记得没过多久，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就到板桥工地视察。中午吴主席一行数人就蹲在板桥村的干店门口吃饭，店主端上一黑瓦盆菜，指挥所也没有人陪同主席吃饭。那时，建国不久，社会秩序还不很安定，残余土匪经常出来骚扰，夜里警卫人员的枪还被土匪抢走过。由于修建大型水库，有一部分库区群众需要迁移，故土难舍，土匪借机造谣煽动，于是向库区群众进行宣传，讲明修建水库的意义，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我们特地请来曾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在群众中很有威望的王国华来做库区群众的思想工作。记得那天风和日暖，就在库区中心的牛蹄街上摆个小单桌，开始人很少，王国华在那儿喝茶，同几个老汉拉家

常，慢慢地大闺女、小媳妇，拄拐杖的老大娘、老大爷，带着小凳，携着娃娃，围拢上来。“王老汉来了！王老汉来了！”（王老汉是群众对王国华的亲切称呼。）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从四面八方都聚拢过来。大家同王国华说着笑着，提问着，交谈着，从上午9点多开到正午，会散了，人们走着说着。经王老汉这一说，群众都明白了：修水库发电又浇地，为的是大伙好，咱们搬搬家政府给安置，可不能听坏人造谣。

板桥水库指挥所的人员主要是从南阳、信阳两专区抽调的。信阳专区专员杨玉璞任指挥所主任，中共南阳地委委员张天一任副主任，总工程师王近廉也是副主任。杨玉璞是兼职，实际负责全面工作的是张天一。民工也是从两个专区的有关县抽调的。技术工人多从上海、无锡一带抽来，技术干部由治淮委员会工程部从四面八方调来，有广东来的珠江测量队，北京来的防疫队，还有防疫文工团。工地上南腔北调，数万名工人、民工、干部、技术人员，使这个小小的山村顿时沸腾起来。当时淮河上游同时开工的大型水库还有颍河上的白沙水库，小洪河上的石漫滩水库，再加面上的挖沟排涝、打井修渠等配套工程，总计参加水利施工的不下百万人。

1950年10月1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务院会议，定下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1951年春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并提出“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水的原则。豫皖苏千里淮河线上治淮大军云集，一齐动工。板桥水库就是淮河上游一座蓄水4.92亿立方的大型水库。开工不久，邵力子就带领中央治淮慰问团来到工地慰问，带来了紫红色金丝绒上面有毛主席手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几个黄字的锦旗。这面旗以后一直悬挂在河南省



1951年5月，中央治淮慰问团在板桥水库工地授旗，中为代表团长邵力子

李德武提供

水利厅会议室里。当时板桥工地数万工人、民工、干部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热烈欢迎中央治淮慰问团。以后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到板桥工地检查工作，召开一系列座谈会。记得在一次技术干部座谈会上，有的技术干部提出，工地女技术员少，找对象难，傅作义部长说：“以后大学水利系要多注意培养女的嘛！”有个调皮的技术员说：那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吧！惹得哄堂大笑。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请傅作义为工地报纸题写“板桥工报”四个字。以后河南治淮大型工地报纸都不约而同地沿用“工报”二字，如南湾工报、白沙工报、薄山工报、宿鸭湖工报、鸭河口工报等。

当时，从治淮工地上的工人、民工、干部以及水利二师的官兵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比较闻名的要算治淮特等劳模王廷秀了。他是泌阳县饶良乡青年民工，中等身材，膀大腰圆，红面庞，担百斤重的沙土上十几米高的大坝，还喊着号

子呼着口号。他还善于动脑筋，在挖土中创造了犬牙交错劈土法，在开石中创造了根据石纹走势下锤开石的方法，使工效成倍增长。工地报纸连续报道了他的事迹，使全工地的开石劈土工效大大加快。《人民日报》誉他为“淮河上游的一面旗帜”。他上过天安门观礼台，见过毛主席，工地表模会上披红戴花，奖励他一头南阳大黄牛。一时间父送子妻送郎参加治淮，工地上形成了治淮光荣的热烈气氛。板桥水库大坝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了，腰斩汝河，拦蓄洪水。在大坝建成后不久的一次动员大会上，有关领导宣布，各地来参加板桥水库建设的干部工人全部留下治淮，不再回原单位。从此，我就正式成为水利战线上的一员士兵。

转 战 南 湾

板桥水库大坝建成以后，我和几位同志去开封开会，会后有人通知我：你的行李已运到信阳南湾，就直接去南湾吧，不必再回板桥了。就这样，我来到了信阳南湾水库工地。

南湾水库是修建在信阳市附近颍河上的一座蓄水 16.3 亿立方的大型水库。由于它紧临京汉铁路和信阳市，蓄水量大，所以从经济效益以及战略位置上看，都至关重要。1952 年夏季开工以后，发现坝地质构造复杂，出现断层，工程一拖再拖，曾被称为“胡子工程”。为加强领导，早日建成水库，1954 年特调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长张云峰任工程指挥部政委，中共信阳地委委员杨甫为副政委，水利二师参谋长蒋本兴、劳改总队司令员李务本参加指挥部领导。又调二师一个机械化团参加施工，团长为程涛，政委是张奇。还调来治淮机械总队的机械施工队。水利部的司长王森坐镇指导，在大坝合龙的紧要关头，水利部副部长周骏鸣住在工地督阵。一时间笔架山下、颍河两岸这个狭窄的山谷里，云集数万大军，人声鼎沸，机声隆隆。由于工地场面小，大坝正面采

取立体施工，用竹笆、木板架起立交桥，数万工人、民工采取穿插交错，日夜三班，向坝上运送土沙石料。开石场上炮声震天，小火车吼叫着穿梭般地向大坝运料，推土机、羊角碾、卷扬机齐开动；入夜，从高山到峡谷，万盏灯火齐明，如同白昼。这个改造山河的伟大工程，吸引了作家、画家、诗人、记者蜂拥而至。诗人青勃曾兼任工地报社副社长，和我们住在一起，体验生活，帮助工作。许多工农兵的诗稿本来写得比较粗糙，经他一修改，既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又音调和谐，语句流畅。画家关山月住在指挥部，每天背个画板出现在工地上。他那时看来已像是五十出头，中等身材，容光焕发，衣着打扮具有艺术家的风度，虽说的是普通话，仍带着浓重的闽粤口音。那时他常由我引导着到工地选择作画的素材，可惜由于工地生活紧张，我没有想到请他作幅画留念。新华社设立了淮河分社，社长包肖白和记者冒第君、李人怡、于民生等常驻南湾工地。冒第君当时看来已40多岁样子，他谦虚

1954年，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南湾水库工地视察 李德武摄



谨严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发出的新闻稿件，都是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字体，写在新华社特制的大格子稿纸上，发稿前总要到工地报纸编辑部来征求我们的意见。苏联专家布可夫也常住南湾，他平易近人，经常穿一件蓝布中山装，戴一顶旧草帽，挺个大肚子出入工地。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爱和工人、民工打招呼说笑，所以工人、民工们都很熟悉他。有一天，我看见几个调皮的青年民工围着他，一个青年指着他的肚子说：“这么大的肚子，有小孩了吧？”开始他听不懂，慢慢知道是啥意思了，就拉着那个小伙子哈哈大笑。有一次在同工地技术干部座谈中，意见不一致，相互争论不休，有人高嗓门、红脖子涨脸地同布可夫争论，主持会议的人觉得这样对苏联专家不礼貌，劝他们心平气和态度好些。布可夫通过翻译知道了，马上说：“青年人这样好！”他鼓励人们提不同意见。

治淮工地是个大学校，培养输送了许多指挥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原来有些识字不多的民工，在工地学技术学文化以后，成为工人、干部。民工史新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是方城县农民，参加修建板桥水库，原先只是粗通文字，是工地报纸的通讯员，往往一连写十几篇稿子都不能采用，可是他毫不气馁地热心写下去，常在下工以后拿着稿子站到编辑跟前请帮助修改。他的至诚之心感动了编辑们，编辑们给他讲写稿方法，修改错别字，稿件终于得到刊登。由于他摸索到了写稿窍门，结合工地中心工作，用通俗的笔法抓住有特点的人物和事件去写，选登的稿件就越来越多，民工们爱看他的诗文。他还在工地办黑板报，成了民工队很受欢迎的“知识分子”。他的诗文还登到全国性报纸杂志上，他也由民工转为工人又转为干部。这些年，每到春节前夕，他总同我联系，不忘治淮工地的情谊。壬申年春节前，他从淮阳

县人大常委会寄来一包黄花菜和如下一首小诗：“人生何短暂，转眼已过四十年。忆往昔，战板、湾（指板桥、南湾水库），昼抬大筐夜撰文，火树银花不夜天。老师不弃村俗子，助我奋笔再向前。终生难忘知遇恩，节奉金花（指黄花菜）祝君安。”这虽是一首通俗的小诗，却引起我这个治淮老兵的深思和感慨，屈指算来这位治淮初期的农民小伙子，现在也快到退休年龄了。

南湾工地指挥部的政委张云峰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位指挥员。南湾水库施工中，人员和机械设备从四面八方不同系统调来，有中央的，地方的，部队的，劳改支队的，头绪纷繁，很难指挥。往往一台机械在十几米以外就难调动。工地办公室开个碰头会像吵架一样，甚至想动武，无怪乎有人说“砸头会”。指挥部开个会也是拖拖拉拉，许多人不能按时到会。张云峰来后，就住在两小间土坯墙屋子里，这已是指挥部的头等房了。我们住的是泥巴糊的高粱秆草房，因为都是盖在刚收割的稻田上，屋里常长出小树来，夜晚青蛙在床下鸣叫，别有一番情趣。张云峰房内只有一张小桌，两把椅子，一个行军床上撑个旧蚊帐，墙上挂的桌子上放的都是工程图。每次进他屋里，不是见他皱着眉头看工程图，就是见他和技术干部研究工程。他吃过早饭进屋里，将草帽一戴就快步走出，警卫员一见他戴草帽，就知道是上工地了，要飞快地跟上去，否则出没在工地的人流中就难找到他了。他大部分时间在工地，平时很少看到他的笑脸，他也很少说闲话，发现问题就地解决。当解决了坝基断层技术问题后，指挥部就决定大坝在汛期到来前合龙，并将大坝堆筑到安全拦洪高程。这是与洪水赛跑，争分夺秒地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打好这一仗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部，要有一个能统帅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系统的人的指挥员，张云峰正是这样的人。他多次强调，不管你是中

央的地方的，哪个系统哪个单位的，只要你到南湾水库来，就统由我张云峰指挥。拖拉的会风，经他一两次会议就扭转了。有一次开会，要求劳改支队政委参加，结果来了个政治处主任，张云峰说：“快回去，让你们政委来。”政治处主任涨红着脸回去了，很快政委来了，还作了检讨。有的处长、科长到的晚了，就自动站在门口。有两个指挥长在工地，没到会，张云峰厉声说：“叫司机去接！”相距很近，派车去接，够难堪了，这两位指挥长哪好意思坐车，跑步来到了会场。一次，水利二师机电中队长未按时发电，劳改总队司令员李务本命令立即送他坐禁闭反省。就这样，工地数万劳力和大量机械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终于在1955年4月抢在大汛之前使大坝合龙。合龙之夜，龙口灯火辉煌，耀眼夺目，人员和机械密集，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时，大坝上游还存放不少物料，如不连夜运至坝外，一合龙蓄水就淹没了。我们工地报社编辑部的记者、编辑们，白天采访、编稿，夜晚出动扛运木料。我和一位同志扛了一根大檩条，高一脚低一脚，越过不知多少个障碍物，累得浑身流汗，压得肩膀也失去了知觉。要在平时真要扔下，但在这关键时刻，我们又是宣传鼓动员，怎能在大家面前出丑，硬是咬紧牙关抬到坝外，放下木料时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然后立即和同志们赶回编辑部，因为排字房还等着排合龙的稿件。有的马上写特写，有的写消息，我分工写一篇短论，动员“再接再厉，向一二三高程进军！”就是说在大坝合龙以后要兵不解甲，马不歇鞍，一鼓作气，在大汛到来前把大坝堆筑到安全拦洪高程。我平时思路迟钝，这时劳动归来，不知怎的来了灵感，坐下来一气呵成，送指挥部审阅，基本没有修改就送去排印。同志们也是个文思如泉涌，一篇篇特写、消息送交排印。一早，合龙告捷，向一二三高程进军的套红号外送到工地的各个角落，有

些是记者们亲自送去的。工地报纸、广播、黑板报、标语口号汇成一股强劲的鼓动力量，眼看大坝一天天增高，终于在洪水到来之前达到安全拦洪高程。张云峰政委把我叫去，笑着说：“老杨，我代新华社写了个消息，念念你听听，看这个导语写得如何？不比新华社记者写得差吧！”我也笑了。因为从到工地只见张政委天天板着脸，没见他像今天这样轻松愉快。

南湾水库于1955年建成以后，我又转回头参加板桥水库扩建工程和汝南汝河上的宿鸭湖水库工程。

“跃进”而未进

宿鸭湖水库是修建在薄山、板桥水库下游。它不像板桥、薄山、南湾等水库是利用山谷建坝，而是利用自然坡洼地形修建一条长约35公里的土坝和节制闸，以拦蓄调节洪水，减轻淮河下游负担。这是一座平原水库。修建宿鸭湖水库时已进入“大跃进”年代，受整个大气候的影响，急于求成的情绪在滋长，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的主张占了上风。在宿鸭湖水库施工中，有人建议：采取大坝无护坡办法，可以节约资金，缩短工期。按这个办法做了，宿鸭湖水库确是半年就完工，土坝没用块石护坡就拦蓄了洪水。记得土坝合龙蓄水前，宿鸭湖内麦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指挥部动员全体职工冒雨抢收湖内麦子。大坝合龙后，一夜之间蓄满了水，碧波荡漾，着实喜人，数万治淮大军聚集在35公里长的大坝上，欢声雷动。宿鸭湖水库也改名为“跃进水库”。但几何时，就发现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不行，无块石护坡的大坝经受不住风浪的冲击，以后不得不重新组织人力物力作护坡加固工程。欲速则不达，“跃进”水库并不跃进。

1958年，我们又转战到汉水流域白河上游的鸭河口水库。这座水库座落在南召县境内，在鸭河进入白河处，这是一座与南湾

水库媲美，起到防洪、灌溉、发电、养殖多方面作用的大型水库。它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的，由河南省南阳地区组成指挥班子，河南省水利厅施工总队参加了施工。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不少水利工地都在大放“卫星”，但鸭河口水库总放不出来，大放“卫星”的咄咄逼人气氛对鸭河口工地是个压力，困惑着指挥班子。所谓“放卫星”就是在事前几天就不送土上坝了，而是人抬、机器拉，把土运到坝跟前，堆成像小山一样的“土牛”。土方备足以后，“放卫星”那天，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一齐将土送上坝，大坝在一天之内骤然增高，于是出“捷报”，发“号外”，喧闹一番。这就是所谓“放卫星”。鸭河口水库也终于放出个不大不小的“卫星”。“卫星”放后，坝前的土牛用完了，人们精疲力尽，工程连续几天毫无进展。从指挥员到施工人员，谁也不好说这“卫星”放不得，但以后也都默默地老实地按正常秩序进行施工，再也不放“卫星”了。所以鸭河口水库竣工后没发现质量问题。

鸭河口水库建成后，我又曾转移至豫北的卫河工地和豫西的嵩县陆浑水库。这时已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水利建设处于低潮，大中型工程纷纷下马，我也从大型水利工地调到省水利厅机关工作。从此，我又得以学习有关的水利建设知识，如打井修渠、水土保持、小水电站等，能有机会走遍了全省百余个县的山山川川，也有机会参观学习外省的水利建设经验。

再睹周总理风采

1966年1月，我随河南省的领导同志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八省市抗旱会议，会议将结束时，周恩来总理作了总结。原通知1月29日下午3时半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开会，但到了29日中午又宣布，周总理有外事活动，总结时间另行通知。我们住在北京

饭店也不敢外出，随时等候。到30日晚又接通知：1月31日下午1时，仍在国务院小会议室总结。31日下午3时大家乘坐大轿车到国务院。国务院的房舍都是清故宫的房子改造的，小会议室也是旧房子内边粉刷一下，安上暖气，内边还有些木结构梁柱，看来很窄狭，通风采光都不够好。

4时开会，3时半小会议室已坐得整整齐齐。周荣鑫秘书长主持会议，几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李先念以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和八个省市领导均已到齐，室内鸦雀无声，静待总理。1945年我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时，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有机会一睹毛主席、周总理风采，建国后还没有见过周总理。4时整，总理神采奕奕地健步走上主席台，也不需周荣鑫、谭震林说几句开场白，按下桌上电铃就说：“现在开会。”开门见山讲起来。桌子上有份稿子，但总理并未照稿宣讲。会议开得很活泼，有总理讲，有各省提抗旱中的问题和要求，分管农口的谭震林副总理以及有关部委负责人当场就作答复。记得是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发言，讲旱情，讲问题，提出需要提灌机械、汽油、汽车等，谭震林副总理答复时，强调尽量节约，多用人力代替机械，周总理风趣地说：“谭老板，你也不能一毛不拔呀！”谭震林和在场的人都笑了。周总理讲着还算着细帐，没等算好，李先念副总理在旁边算出来了，总理微笑着说：“还是财政部长算得快！”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总理最后说：“你们不要记我的话，要以会议文件为准，不要回去只说周某人讲了什么。”总理很快离开了会场，在我旁边坐的一位新华社的同志，拿着一篇明日要见报的重要稿件，快步送给总理审阅。这位同志在会场已等了几个小时，就是趁休会空隙请总理审阅。总理走后，谭震林召集有关部委和八省市的负责人具体落实抗旱物资、经费等事项。那时，国

务院开会只供应开水，需要茶叶时旁边预备的有，放5分钱拿一包，但一般都是自带茶叶。钱正英同志带一小铁盒茶叶，让这个倒点那个倒点，会未开完早倒光了。国务院也招待夜餐，一般是一小盘素包子，一碗胡辣汤。北京饭店吃饭是四菜一汤，有时加几个菜。谭震林总是吃饭来得晚些，拿着饭票，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哪里有位置啊？我坐哪里啊？”人们热呵呵地招呼他就座。

治淮专家彭晓林

我国黄河、长江、淮河这三条大的江河上有三位“大禹”一般的人物，他们为治理开发这三条江河用尽了毕生的精力，这就是黄河上的王化云，长江上的林一山，淮河上的彭晓林。王化云、林一山二位已经名播海内，而彭晓林因前段工作局限在淮河上游，后期虽主持淮河规划办公室工作，但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机构多变，未能充分施展才华，且早早地在1975年12月辞世，故他的贡献尚未为大众所知晓，但他的思想、风范、抱负，我以为与王化云、林一山二位是一样的。

彭晓林在建国初期担任河南潢川专署副专员（专员是刘名榜），1950年政务院决定治理淮河后，即调任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工程部长（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治淮总指挥部主任），从此，彭晓林数十年未离开淮河。一年之中，他大部分时间活动在淮河的大小支流上。他多次带领规划设计人员从桐柏县的淮河之源到苏北平原的淮河入江入海处。以他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出的思想品德、抱负和他的文化素养，他像王化云、林一山一样很快从一个行政领导干部成为水利专家。从勘测设计施工现场到会议介绍工程情况，研究施工的具体问题；从宏观的论证分析到具体技术的研究，他都要亲自参加。由于长期在沿河奔波，他的皮肤晒得黝黑。他常操着淮南庐江一带的方言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如果没